

我们的心

外国小说名作选译

[法] 吉·德·莫泊桑 著



47.13
52-0196

（法） 吉·德·莫泊桑 著

伊信 译



我们的心

8-78

GUY DE MAUPASSANT
NOTRE CŒUR

Librairie Paul Ollendorff
50, Chaussée d'Antin, 50
Paris

根据法国巴黎包尔·奥朗陶夫出版社1890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伍永光

封面设计：居奕

我 们 的 心

〔法〕吉·德·莫泊桑 著

伊 信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河北大厂县光辉排版厂排版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6.125 字数：133000

1985年3月第1版 1980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2-0131-5/I·28 定价：2.40元

译 者 的 话

法国19世纪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莫泊桑(1850—1893)一生共创作了六部长篇小说。《我们的心》是其中的最后一部，它初次发表于1890年5—6月号的《两世界杂志》上。

这部小说描写一个生性慵懒而一事无成的无职业的艺术爱好者、家业富裕的单身汉马利奥勒，在结识了巴黎社交界中一个风雅寡妇德·碧玉尔娜夫人后，不久就陷入了她张开的情网。但好景不长，由于两人性格和思想上的歧异，马利奥勒终于忍受不了因猜疑、嫉妒以及不满足所造成的痛苦与烦恼，留书出走。为了忘却与解脱，他在一个风景优美的乡镇里隐居了下来。在那里他骗取了一个天真美丽的女仆的爱情。同时仍不能忘情于那个旧泪好，最后还是跟她言归于好，实现了他所追求的能同时保有两个情妇的荒唐梦想。

莫泊桑运用了他那炉火纯青的生花妙笔，精细地刻画了男女主角的心理活动并深刻揭露了当时法国资产阶级上层社会腐朽的寄生生活。在人物的内心心理分析方面，作者后期作品中那种悲观颓废的消极倾向在本书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因而为一般文艺评论家所诟病，但对于他这本书的创作技巧等方面则无不交口称道。例如，本书出版不久，阿纳托尔·法朗士^①就在1890年6月22日的《时报》上写道：“莫泊桑先生

^① Anatole France(1844—1924)，法国著名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诺贝尔奖金获得者(1921年)。重要作品有《红百合》、《妮绮丝》、《当代历史》等。——译者

目光锐敏而又十分朴实。他这本新作（即《我们的心》——译者）给我们描写了1890年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给我们描绘了爱情，古朴的爱情，描绘了现在面貌和其最后变形的神的宠儿……小说是严厉的，这可不是由于我的过错。在当代思想中有一种奇特的辛辣味儿。我们的文学不再相信事物的善良。17世纪的艺术相信德行……，18世纪的艺术相信理性，19世纪的艺术起初相信激情，现在则连同自然科学家一起只相信本能了。莫泊桑先生至少从来没有恭维过我们……他总是以如此坦率、如此公正，并且以一颗如此纯朴和坚定的心来写作，因此人们决不会对他太记恨的。而且他具有一种如此雄浑有力的才华、如此稳健的手法和如此美好的真诚，所以尽可让他随心所欲地去写作好了。”又如奥居斯丹·费隆^①也在同一年8月2日的《蓝色杂志》上写道：“莫泊桑先生再没有比象在《我们的心》中那样更能显示出他是个伟大的作家了……人的才华已不可能更高了，笔下的语言已不可能更细腻地寻求最精微的思想脉络了，为了智慧的乐趣而遣词造句也不可能更进一步了。”如此等等。

译者于阅读本书之余，认为为了全面了解莫泊桑的创作思想与创作方法，有必要译介出来，以供读者研究参考。

1988年5月

^① Augustin Filon (1841—1916)：法国著名文学评论家，重要著作有《英国文学史》，《梅里美与其友人》等。——译者

目 录

第一部

一.....	1
二.....	23
三.....	33

第二部

一.....	43
二.....	69
三.....	84
四.....	95
五.....	104
六.....	118
七.....	131

第三部

一.....	146
二.....	166
三.....	174

第 一 部

一天，《马蒂卡》的著名作者，15年来被人家称为“青春得意的大师”的作曲家马西瓦尔，对他的朋友昂特雷·马利奥勒说：

“你为什么总不请人家介绍你跟米歇尔·德·碧玉尔娜夫人见面呢？我向你保证，她是新巴黎风头最健的女性之一。”

“因为我很知道自己生来跟那种场面合不来。”

“老朋友，你错了。那是个很新颖、别致的沙龙，非常生动而且十分艺术化。那儿演奏优美的音乐，人们在那儿进行的谈论绝不比上世纪最好的贵族沙龙逊色。你到那儿一定会很受赏识，首先因为你小提琴拉得非常美妙，其次因为那里大家说了你很多好话，最后还因为看来你丝毫不庸俗，你的拜访也决不是不值得的。”

这番恭维使马利奥勒心里感到甜滋滋的，但他还想推托，不过感到这种恳切的邀请在那少妇方面也决非是不知情的，他便吐了一句：“嗯，我无可无不可”，在他轻慢的语气里已经含有同意接受的意思了。

马西瓦尔接着说道，

“你可愿意我这几天内介绍你去？你本来已经从所有我们这些她的知己朋友这里知道了她，因为我们谈起她的时候相当多。这是个非常美丽的28岁的女人，充满了智慧，她第一次婚姻的结果很不幸，所以无意再婚。她把自己的住宅当作一些风雅之士聚会的场所。那里很少有俱乐部或社交界的先生们出现。有也不过是为了应应景罢了。我带你去她一定会很高兴。”

马利奥勒被说服了，便答道：

“那好！这两天就去吧。”

下一周刚刚开始，作曲家就到他家去问道：

“你明天有空吗？”

“嗯……有空。”

“那好。我带你上德·碧玉尔娜夫人家去吃晚饭。她托我来请你。而且这里有她的便函。”

马利奥勒装模作样地思索了几秒钟之后答道：

“一言为定！”

· 年约37岁的昂特雷·马利奥勒是个单身汉，没有职业，家业相当富裕，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旅游，而且还在收集现代绘画和古玩，有很可观的收藏品，他被认为是个聪明的小伙子，带点儿怪脾气，有点儿孤僻，有点儿任性，有点儿傲气，故意装得落落寡合，这与其说是由于怯懦，毋宁说是由于自尊。他天禀很高、很机敏，但又很懒散，有理解一切的能力，也可能大有作为，他却满足于作一个生活的旁观者，或者更确切些说，作为一名客串的票友。假如他出身贫寒，他无疑会成为一个卓越的或知名的人物；然而他生来富裕，于是只能永远埋怨自己不能成材。的确，他也曾在艺术方面作过各种各样的、但很不得力的尝试；一种是文学方面的，发表了

一些有趣的、生动的、文笔优雅的游记，一种是音乐方面的，具体讲是演奏小提琴，在这方面即便是在职业的演奏者中间他也博得了可敬的业余提琴手的美名；最后还有一种是雕塑方面的，这门艺术里的天生的机巧、一些豪放和迷人的雕像那种大刀阔斧的砍削本领在外行的眼里代替了学识和功力。他的小塑像《突尼斯的按摩者》在前一年的美术展览会上甚至还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他不仅是个杰出的骑手，人家说他也是个出色的剑术家，虽然他在公众场所从来不曾拔过剑，这也许是出于为使自已避免涉足社交界的那同样的考虑，因为在那儿他可能会碰到些认真的敌手。

可是他的朋友赏识他，并且都异口同声称赞他，或许是因为他不怎么会妨碍他们。不管怎么说，大家都说他是可靠的、忠实的、值得交往的和热情的人。

他中等以上身材，两颊留着剪得短短的黑色落腮胡子，一直挂到下巴上蓄成一个尖形，一头略带斑白但很美的鬃发，脸部很中看，有一双褐色的眼睛，明亮而活泼，流露出多疑和有些严峻的神态。

他的知交多半是些艺术家，有小说家加斯东·德·拉马尔脱，音乐家马西瓦尔，画家饶班、李伏雷、德·摩道尔，他们仿佛都非常欣赏他的聪明、他的友谊、他的才华、甚至他的议论，虽然在这些人内心深处，凭他们取得的成就而难免自负，却能把他看做一个不失为可爱和聪明的失败者。

他那傲然的矜持仿佛在说：“我没有成功是因为完全不去想成功。”因此他只在狭窄的圈子里生活，看不起上流社会的殷勤劲儿和有名的大沙龙，别人在那儿会比他出风头，还会把他排挤到配角的队伍中去。他只愿意到那些肯定会赏

识他那严肃和隐而不露的品性的人家去；至于说他那么迅速地同意被介绍进米歇尔·德·碧玉尔娜夫人的家里去，则是因为那些到处宣扬他那隐而不露的美质的最要好的朋友都是这少妇亲近的常客。

她居住在圣奥古斯特教堂后面福阿将军大街一所漂亮的中二楼里。餐厅和一间接待来客的客厅面临着大街；另外两间面向美丽的花园，归房产主自己享用。这一面先是一间内客厅，房间很宽大，也很深，三扇窗对着树木，树叶擦着窗户的挡雨披檐，房间里的陈设和家具特别希罕和简洁，显出纯粹和质朴的气派，而且又很名贵。椅子、桌子、玲珑的衣柜或书架、绘画、摆在玻璃橱里的扇子和瓷器摆设、花瓶、小雕像、挂在护墙板中间的巨大的挂钟，总之，这少妇的这间客厅里所有的陈设都以它们的形状、年代或雅致吸引着或者抓住了人们的视线。她对这些陈设好象对她本人一样感到十分骄傲，为了创造它们，她调动了她认识的所有艺术家的知识、友谊、殷勤和极灵敏的嗅觉。他们为她这样一个富有而花钱大方的少妇收罗来一切具有奇特性质的物件，那是为平庸的收藏家所无法鉴别的。靠着他们，她为自己建立了一所著名的、不轻易开放的住宅，她设想人们将乐意前来，而且将比到所有其他社交界妇女的平庸的沙龙去更高兴。

她的得意的理论里甚至有一条是：帷幔和窗帘的色调、坐椅的舒适、款式的悦目、整个布置的雅致都跟主人亲切的微笑一样能抚慰、逗引和驯化人们的眼睛。她还说，房间的热情或是冷漠，富丽堂皇或是寒碜，也像住在其中的人物一样可以吸引、挽留或是拒斥人们。它们唤醒或是麻痹人心，温暖或是冻结心灵，使人启口或是闭口，令人发愁或是高兴，最后还使每个来宾产生留下来或是离开的不自觉的念头。

这间半明不暗的客厅中央，在两只盛开着花的花篮中间，摆着一架三角钢琴，神态雍容华贵。远处有高大的双扇门通向卧室，卧室里另有门通到梳妆间，房间很大，也很雅致，像夏季客厅一样挂着波斯帷幔，德·碧玉尔娜夫人独自一人时惯于在那儿度过时光。

她嫁给了一个上流社会的无赖汉，那是个家庭暴君，在他面前一切都得让步和屈服，她开始时非常不幸。在五年之间，她不得不忍受这不堪忍受的老公的要求，他的凶狠、妒忌、甚至暴虐，她惊惶得不知所措，在夫妇生活的那种启示面前忍辱负重，不敢反抗；她在粗暴的雄性专制的和蹂躏的意志下成为猎获物并被压垮了。

一天晚上，他在回家时由于动脉瘤破裂而突然死了；当她看到裹在被单里的丈夫的尸体被抬进来时，她长久地凝望着，简直不敢相信这种得到解脱的现实，心头充满了被压抑着的由衷的喜悦和怕人猜破的恐惧感。

她具有独立不羁、活泼快乐而且感情充沛的天性，人又十分温柔而漂亮，还带点自由思想的味道，那是不知怎么会在巴黎的一些小姑娘的头脑里产生的，她们从童年起仿佛就呼吸着林荫大道上辛辣的气息，这里面混杂着每夜从那儿的剧院敞开的大门里散发出的那些受欢迎的或者被喝倒采的节目的污浊气流，然而她在那五年的奴隶生涯里，跟她从前的勇敢混合在一起，依然保持着某种奇特的腼腆，某种怕说过头、做过头的畏惧心理，掺和着对解放的热烈期望，另外还有一种永远不再使自己的自由遭受损害的坚定决心。

她的丈夫是个交际场中的人物，将她培养得象一个风雅、知礼、娴熟的哑吧女奴般去招待宾客。在这个暴君的宾客中有许多艺术家，她抱着好奇心同他们应酬，愉快地倾听他们的

谈论，却从来不敢让他们看出她是多么理解和赏识他们。

服满之后，她在一个晚上邀请他们中的几位来晚餐。有两位辞谢了，另有三位接受了，他们惊讶地发现了一个心胸开朗和举止优雅的少妇，她使他们感到很舒畅，还潇洒地告诉他们，他们以往的拜访给了她很大的愉快。

她便逐渐在从前忽视和不曾赏识她的那些熟人中间按自己的趣味进行挑选，然后作为一个遗孀、作为一个无牵挂而又愿洁身自好的妇人，开始接纳一切她所能联络的巴黎最难得的男人并附带少数几个妇女，到她家作客。

第一批被接纳的人成了知交，组成了班底，又招徕了其他的人，给这家以一种小朝廷的气派，这当中的每个人物，有的带来一种才能，有的带来一种名号，一些精心挑选的头衔在这儿跟平民才子相映成趣。

她的父亲，德·普拉东先生住在上一层楼，充当着她的陪伴者和监护人。他是追逐女性的老手，人很风趣、机智，老在她身旁周旋，对待她与其说像对待女儿，倒不如说更像是对待贵妇，主人他持她每星期四举行的晚宴，这在巴黎很快就出了名，也很快被谈论和受人欣羡。希望出席和被邀请的要求越来越多，它们被讨论，而且经过知交的圈子那类似表决的程序之后常常被拒绝。这个圈子里发出的精采的警句在城里不胫而走。演员、画家和青年诗人在这里作首次表演，这仿佛是他们荣誉的一种洗礼。由加斯东·德·拉马尔脱带来的一些留长发的天才来到这儿的钢琴旁接替了由马西瓦尔介绍来的匈牙利小提琴手们；一些外国来的女舞蹈家，在到艾登或者福利—贝尔泽尔^①的观众面前登台演出之前，总先要在这里彩排似地预演一下她们动人的舞姿。

^① 艾登，福利—贝尔泽尔：巴黎两个剧院名。——译者

德·碧玉尔娜夫人，一方面被她的亲朋好友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另一方面对于在丈夫淫威下涉世的那段经历保持有厌恶的记忆，她因而明智地懂得不能过多地增加她的相识。同时她既满意又害怕人们可能对她的议论和想法，她一任自己那有点儿吉普赛的习性行事，同时也保持着有产者的很大的审慎。她很珍惜自己的名誉，害怕冒失的冲动，在自己的幻想里保持着一本正经，在她的大胆行动里守着一定的分寸，她担心人家可能会怀疑她有任何暧昧关系、任何私情、任何阴私。

大家都曾想引诱她，但据说没有一个能得手。他们坦白地承认这事，彼此之间惊讶地招供出来，因为男人们往往难于同意——这可能不无道理——一般独身的女人会是规矩的。关于她，流传着一种传说。人们说，她的丈夫在他们夫妇生活的开端就表现出十分令人厌恶的粗鲁和十分出乎意表的要求，以致她从此永远地摒弃了对男性的爱情。她的朋友们便常常讨论这种情况。他们明确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一个在梦想着未来的温存并期待着一种愁人的、被视为猥亵和愉快的、污秽而又温文尔雅的神秘的憧憬中培养出来的少女，当婚姻要求的现实是由一个粗鲁的汉子来向她揭示时，她必然要大为惊骇了。

绅士式的哲学家饶尔日·德·玛尔特里温和地讪笑着并补充说：“她的时刻会到来的。对于这类女人，那时刻总是会来的。它越到得迟，影响就越强烈。凭我们这位女友对艺术的趣味，她上了年纪时将会爱上一个歌唱家或是钢琴家的。”

但加斯东·德·拉马尔脱却有不同意见。作为小说家、观察家和心理学家，专门从事于上流社会人物的研究，顺便还对她们进行过讽刺性的和维妙维肖的描绘，他自认为了解女

人并且能十分透彻和卓越地分析她们。他把德·碧玉尔娜夫人归入现代的精神错乱者之列，在他那很有趣的长篇小说《女性中的一员》里，他刻画出了她们的典型。他率先描写了这一新类型的、被有理智的歇斯底里的神经所刺激的女性，她们被千百种矛盾的意念所撩拨，这些意念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形成为欲望，却由于事态、时代、当前状况和现代小说影响等等的过错而什么也不曾领略就对一切都感到幻灭；她们没有热情，没有冲动，仿佛是由娇生惯养的儿童的任性和持怀疑论的老人的冷漠无情这二者结合而成的。

他的一些诱惑的企图也象其他的人一样都失败了。

德·碧玉尔娜夫人所有可靠的朋友都挨个儿对她锺情过，而在失利之后，他们对她依然在不同程度上心情激动、不能忘怀。他们慢慢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礼拜堂。她更是他们供奉的圣母，他们之间不断地谈论她，即使离开她时也受到她魅力的影响。他们颂扬她，恭维她，批评她，贬抑她，这都要按照她在某一天里所显示的喜怒或偏爱的不同而定。他们彼此常常争风吃醋，互相带点儿监视、窥探，但总是形成一个紧密的圈子围住了她，不让某个可怕的竞争者接近她。其中最热中的有：马西瓦尔，加斯东·德·拉马尔脱，大胖子弗莱纳尔，年轻哲学家、风头很健的上流社会人物饶尔日·德·玛尔特里，他以奇谈怪论和博览群书著名，他口若悬河，但即便是他的一些最热诚的听众也难于理解，他的服装跟他的理论一样非常讲究。在这些人之外，她另外选择了几个颇有风趣的一般社交界人士：德·马朗登伯爵，德·格拉维男爵和两三个别的人。

这队优秀人物的两个佼佼者似乎是马西瓦尔和拉马尔脱，他们俩凭了艺术家那种玩世不恭、插科打诨以取笑所有的人——甚至当女主人能宽容时也稍带取笑一下她——的

才能，仿佛总能博得好戏谑的少妇的欢心。然而她那天生的或是有心的防范使她自己绝不对她的崇拜者中的哪一个显示出持续的和明显的偏爱，她那媚人的调皮和洒脱的风度，以及她那恩宠的真正的一视同仁，终于使她能在他们之间保持着一种敌意的辛辣友谊和心灵的热烈欲望，使他们变得很好玩。

有的时候，他们中有人为了要作弄人家，就介绍一个朋友来。可是因为这个朋友远不够出色或是有趣，因此大家联合起来反对他，并很快就把他挤走了。

就是这样，马西瓦尔才把他的朋友昂特雷·马利奥勒引到了这一家。

一个穿黑色礼服的仆人通报：

“马西瓦尔先生到！”

“马利奥勒先生到！”

一盏很大的玫瑰红丝绢的灯罩反射出镏金紫铜大柱头上的明亮的灯光，光线落在一只古色古香的大理石方桌上，在这一大片云霞下面，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脑袋正俯在拉马尔脱带来的一本画册上。站在当中的小说家正在翻动着画页并作着解说。

其中有一个回过头来，于是正在走近来的马利奥勒看见一张明朗的、长着金黄而略带红棕色头发的面孔，两鬓的秀发好象燃烧着的荆棘的火焰，纤巧而微翘的鼻子使这张脸仿佛在微笑，两片嘴唇清楚地画出了嘴的线条，两颊深深的酒窝儿、有点儿突出和开阔的下巴给了它以嘲笑的神情，但那双眼睛却由于奇特的反衬而被蒙上了一层愁容。它们是蔚蓝色的，是褪了的蔚蓝色，好像经过洗涤、冲刷、漫漶，而中心的两粒瞳仁既圆而大，闪闪有光。这光辉和奇异的目光似乎在诉说吗啡所引起的幻梦，或者可能单纯是颠茄的那种娇媚

的作用。

德·碧玉尔娜夫人站起身来，伸出了手，表示对来客的欢迎和感谢。

“我很久以前就要我的朋友们邀请您到我家来，”她对马利奥勒说，“可是这类事情总得我反复多少遍人家才去办。”

她身材很高，体态优雅，行动从容不迫，胸口恰如其分地坦露着，刚好呈现出她那橙黄色漂亮的双肩的顶端，衬着灯光显得美不可言。但她的头发却并不透红，而是像秋气凋伤的败叶那种难于描绘的色泽。

她随即把马利奥勒先生介绍给她的父亲，后者便跟他握手致礼。

男人们分为三群，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交谈着，仿佛处在一个熟悉的圈子里，有一个女人在场使气氛特别风雅。

大胖子弗莱纳尔在跟德·马朗登伯爵闲谈。弗莱纳尔对这家拜访之勤和德·碧玉尔娜夫人对他表示的偏爱，常常惹起他的朋友们的反感和懊恼。他是个年纪还很轻，但肥胖得已经像根大香肠似的小老头，老是喘着气，他几乎没有胡子，脑袋瓜上稀稀拉拉蒙着淡色鬃毛似的头发；他是个不起眼的、乏味的人，对于这少妇他肯定只有一个优点：令别人生厌，但在她眼睛里却是少不了的，因为他盲目地、比所有的人更强烈和更热诚地爱着她。大家给他取了个“海豹”的绰号。他是个有妇之夫，但绝口不提想把自己的妻子介绍来作客，据说她在远处也照样会吃醋的。拉马尔脱和马西瓦尔特别恼恨他们的女友对这个气喘的家伙表示出的显然的好感，而当他们忍不住要责怪她这种该受指摘的趣味、这种自私的和庸俗的趣味时，她微笑着答复他们说：

“我像喜欢一只忠诚的巴儿狗一般喜欢他。”

饶尔日·德·玛尔特里跟加斯东·德·拉马尔脱谈论着微生物学家们一项最新的、还没有把握的发现。

德·玛尔特里先生以他滔滔不绝和敏锐的观察 发挥 着他的观点，小说家拉马尔脱则以文人不经考虑便随意接受自己认为奇特和新颖的一切的那种热情接受他的观点。

这位上流社会的哲学家，头发是亚麻色的，瘦而高的身材包在下摆窄小的衣服里。一个小小的脑袋伸出在白色的衣领上方，在他平整的、好像贴在头皮上的亚麻色头发下，脸色显得很苍白。

至于拉马尔脱，那个加斯东·德·拉马尔脱，他名字中间的“德”字表明沾着点贵族和上流社会的名望，其实他主要是个作家，一个冷峻的和可怕的作家。靠了他像照相机一样迅速和准确地摄取形象、姿态、行动的眼睛，又具有像猎犬嗅觉一般的天生小说家的洞察力和鉴别力，他从早到晚积累着职业上的素材资料。凭着对外形清晰的感受和内在本质的本能直觉这两个十分简单的感觉，他给自己的作品以真实生活本身的色彩、声调、面貌、动态；在这些作品里完全不出现心理学派作家通常的倾向，然而却有从现实中挖掘出来的人生片段的情景。

他的每一部小说的问世都在社会上引起激动、猜想、欣喜和愤怒，因为人们总是认为从中可以认出勉强遮着破碎的假面具的一些知名人物；而他在沙龙里露面往往会留下不安的痕迹。此外他还出版了一本隐情回忆录，其中把他相识的许多男人和妇女都照了相，虽然没有明显的恶意，但描写得那么确切和不留情面，以致那些当事人感到受了损害。有人给他的绰号叫做：“交友者的威胁”。

关于这个灵魂神秘和内心深闭的人物，人们说他从前曾